

白鸟悠悠下

散文集

白琳



晋军新方阵——第二辑

这批青年作家没有放弃文学，而是执着地、不为时潮所动摇地踏上写作之路……他们矢志不移地坚持笔耕，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作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批作家逐步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特色。现在，他们的创作正趋向成熟，势头看好。

白鸟悠悠下

白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鸟悠悠下 / 白琳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1

(晋军新方阵·第2辑)

ISBN 978-7-5378-4598-4

I . ①白… II . ①白…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4014 号

书 名：白鸟悠悠下

著 者：白 琳

责任编辑：史晋鸿

装帧设计：张永文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98（编辑室）

传 真：0351-5628680

网 址：<http://www.bwyw.com>

E-mail：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8.875

字 数：222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78-4598-4

定 价：29.80 元



白琳，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英文学士，艺术学硕士。2013年
年开始文学创作，2014年在报纸开设专栏。2015年作品《白鸟
悠悠下》获新经验散文奖。

《晋军新方阵·第二辑》编委会

主任
杜学文

成员
杨占平 罗向东 张锐锋 梁跃进 潘潞

办公室成员
张卫平 闫文盛 孔令剑

全方位展示山西青年作家创作成果

——《晋军新方阵·第二辑》序

杨占平

山西的作家队伍，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崛起”，再到新世纪以来的“晋军新方阵”，是一支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结构合理、成果丰硕的劲旅，在全国文坛令人瞩目。这支队伍中的青年作家，已经初具规模，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成长为备受瞩目的文学新锐。

这批青年作家大抵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上下，创作时间有长有短，创作实绩也参差不等。但是，这支年轻的作家新军潜力不小，他们中的几位佼佼者已经在全国文坛具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在一些国际和全国性重要文学评奖如世界科幻文学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雨果奖”、国内文学界最顶尖的“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以及有着广泛影响的专业评奖和报刊评奖中榜上有名，是各类权威性文学选刊上的常客。

我以为，这一代山西青年作家的成长，比起他们的前辈来，在文学生态方面还是有些艰难的。文学创作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

场经济大潮的全面冲击，整个文学态势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开始趋向边缘化，像 20 世纪 80 年代凭一部作品就可以一夜走红、就可以获取到意想不到的名声和地位的局面，已然成为历史，笼罩在文学界和作家头上的光环悄然消失，一些有成绩的作家纷纷弃文转行，而大批文学青年的作家之梦也被现实打碎了。就是在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时代背景和文学气候之下，这批青年作家没有放弃文学，而是执着地、不为时潮所动摇地踏上写作之路，使得山西的作家队伍避免了“断代”现象。这批青年作家大部分生活在基层，供职于中小城市，生活条件并不宽裕，只能在工作之余从事创作，有很多困难。可贵的是，他们矢志不移地坚持笔耕，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作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批作家逐步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特色。现在，他们的创作正趋向成熟，势头看好。

为了集中展示当今山西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实力，省作家协会 2013 年决定推出《晋军新方阵》丛书，并且于 2014 年选择十位小说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出版了第一辑。甫一问世，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好评，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继续做这件事情的信心。于是，今年推出了第二辑。这第二辑与第一辑相比，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主要是在文体上有了扩大，从单一的小说变为小说、散文、诗歌多门类，这样就显示出文学创作的全方位和多元化。

《晋军新方阵·第二辑》虽然文体上扩大了，既有小说，也有散文、诗歌，但是，从创作思想和表现方法上考察，这一辑入选的青年作家，跟第一辑作家还是相似的，仍然是继承了山西前几代作家的优良传统。比如他们对急剧变革的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对普

通民众生存命运的体验与表现；比如他们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基本使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同时也注意吸收其他创作方法中有益的成分。我们注意到，这一代青年作家刚刚涉足文坛的时候，正是国外各种文学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思潮和国内各种文学主张盛行之时，客观上对他们的创作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效应，总的看，却是有利于他们在继承前辈作家传统基础上，形成比较开放的、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创作风格。

我把这些青年作家的创作特征，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了社会现实的丰富性、复杂性与鲜活性。像第二辑中李来兵、陈年、曹向荣、刘宁、张暄等人的小说，绝大多数是描写当代社会生活的，他们笔下的人物身份不同，但都是很有个性的，真实地折射出当今人们的思维方式、生存状态。由于这些作家一直生活在底层，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亲身经历了乡村、矿山以及中小城市的一系列改革动荡，可以说，改革的每一步历程都与他们的生存命运息息相关。这种切肤之感、这些命运攸关的体验，倾注在他们的作品中，就逼真地再现了现实生活的丰富与生动，具有一种原汁原味的特色。

其次是他们有比较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读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特别是散文和诗歌，比如第二辑中赵树义、白琳、汉家的散文，裴彩芳、温建生的诗歌，我能感觉到很少有那种苦涩的理性思考和个人狭隘心态的宣泄，更鲜有那种居高临下的讲话姿态；他们总是以一颗平常心去感受和体验世界，感受和体验人生，感受和体验写作，这样，他们就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事物的基本特征，敏捷地

洞察出人物的心灵奥秘，人物和场景在他们的作品中既表现得真切、自然，又具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判断力。

第三是他们在艺术探索上不拘一格。这一代山西青年作家在艺术表现上，除了上述总体上的相同点外，细分起来还是有几种类型的，有的倾向于现实主义方式，有的侧重于现代手法，有的则介乎于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这种态势正是文学创作规律使然。艺术探索之路永无止境，尤其是青年作家还处在成型过程中，更需要在艺术上尝试多种手法，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充分肯定当今这一代山西青年作家已经取得的可喜的创作成绩，并成为整个山西作家队伍中一支活跃的群体前提下，我也感觉到，他们的局限和弱点还是显而易见的。同前几代作家相比，在生活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上，他们跟赵树理、马烽等老一辈作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老作家们以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以通俗易懂、流畅明快、幽默风趣的语言特色，以直面现实、努力揭示生活矛盾的精神追求，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并且被誉为“山药蛋”文学流派，这是青年作家还需要不断磨砺才能企及的；在理论素质和艺术修养上，他们还不像成一、李锐、张平、周宗奇、韩石山、张石山、钟道新、哲夫、蒋韵、赵瑜、王祥夫等“晋军崛起”作家厚实，特别是这些作家靠各自有个性的作品和文学主张，能够让全国文学界不可忽视的地位，就值得青年作家好好努力了。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远一些，同江苏、上海、北京、广东等地与山西青年作家同龄同代的作家相比，他们的局限与弱点同样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他们的知识准备相对较弱。那些省、市的青

年作家绝大多数是正宗名牌大学毕业生，有些还有硕士、博士学位；而山西青年作家中接受过名牌正规高等院校教育的还不多，这就使他们在知识准备上显得有些先天不足。当然，能否写出好作品，并不完全取决于有没有名牌正规大学的文凭，文学史上靠自学成为大作家的例子也不少；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社会是知识主宰一切的时代，社会的发展主要是靠知识的推动，无论从事何种事业，都必须要具备扎实而广博的知识，才能有所成就，当作家也脱离不了这个规律。此外，由于那些省、市地处改革开放先进区域，经济和文化都比较发达，青年作家们接受新事物和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自然比内地同行要快一个节拍；而山西青年作家地处改革开放比较落后的区域，对于许多新事物和新思想的接触，不免要晚一定的时间，于是，在观察急剧变革的现实社会方面，在使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都难以跟先进省、市的同行同步。不过，我认为，山西青年作家们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这些局限与弱点，正在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努力克服自己的不足，他们是有可能创造出新的辉煌的。

二〇一五年十月

目录

- 001 考博未遂记
- 026 正畸
- 043 我的年少在你的怀抱
- 057 白鸟悠悠下
- 075 我们都要脸
- 097 谢晓婉
- 133 寻访你的长城
- 141 菲行三记
- 155 太原爱情故事
- 222 有多少欲望等待发射
- 261 我们是游向哪里的鸭子

考博未遂记

1

我在微信上发了第一张图片。然后，几个平日不怎么来往的朋友就接上了头。

那天是小年夜，考试倒计时的第一百零八天。我把自己堵在书桌前努力诌一篇论文开题报告。论文题目是《中国画论的文体学研究》。窗外噼噼啪啪开始放炮，吵得人不得安生。我的桌子上散了四五十本书，每一本都扭曲不安地瘫痪着。那一刻我们相看两厌。

这个工作我整整干了差不多两个月，死了大把脑细胞。我的头上开始突然密集地长出白发，拔掉几根长几根，循环往复，还往最显眼的地方一拥而上。头发是我平庸的躯体上勉强可以为人称赞的地方，它们洁身自好，鲜少与电卷棒染发剂往来，所以在开始考博这么个耗人心血的事情之前，我喜滋滋顶着一头滑亮的乌发。但是现在，除了开始变白，它们还渐渐掉得豪爽起来，一抓就是一大把，还不时丝丝

缕缕挂在肩头背后，掉在书页上饭碗里。于是我开始大量吞食核桃仁黑芝麻何首乌补脑营养品。

其实我掉头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久不洗头。那一段时间，我曾经一连几天不洗脸不洗头去上班，保暖秋衣穿了一个月也没有脱下来，更不用说洗澡了。我自己往那一坐，都能闻到身上散发的腐败味，我一边顶着腐败味看书，一边胡乱走神：其实坐月子也没那么夸张，不就是一个月不洗澡嘛，认认真真算下来，到小年夜这天我也有二十来天没洗澡了，而且我还不打算洗，我准备攒到年三十再说。

就在这天，我一个下午都在纠结开题报告的结构，搞了好几几种都被我溺毙在不断淌着的鼻水里。高强度的生活状态下我持续流鼻涕已经一段时间了，我哪里还顾得上管它，只是一天洗两次手绢却让我很郁闷，当然也不排除我用被鼻水染得湿漉漉的手绢继续擦鼻子，我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是这一天傍晚，污浊散漫的家庭环境突然使一直神经大条的我不再坦然，却生出一点前所未有的烦躁，几个月来被我忽略的体味问题也突然很鲜明起来。我对着一堆书发呆，回头扫了一眼乌七八糟的家，心烦意乱。已经有不止一只小蜘蛛从房顶落到我的肩膀上了。开始我还像个女孩子一样惊惧大叫，后来也就习以为常。挂着银丝落下的蜘蛛很小很小，身体还微微地发着一点灰白，有点营养不良的模样。我想大概我家已经沦为盘丝洞。好歹我还按时洗内衣裤，并且每次都小心翼翼地晾好折好，我很注意检查上面的情况，因为有一个恶搞的笑话始终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一个女孩子晾衣服的时候把内裤里朝外晾，某天一不小心，一只蜘蛛从上面爬过。然后的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怀孕了，再然后，就生了……一窝小蜘蛛。

其实每一次看到从天花板降落的小蜘蛛，我更多的是想到 Charlotte's Wet (《夏洛特的网》)，我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曾经为这个童话流过几滴眼泪，但是这些个灰败的夜晚，我被论文和书籍

折磨得失去任何关于童真与美好的性情，变得邋遢又烦闷。又一只蜘蛛掉下来，它没长眼睛掉在了我的脖颈里。我的脖颈因为急躁正黏糊糊散着热浪，蜘蛛一动不动，似乎被熏晕了，我的右臂因为肩周炎根本抬不起来，只好把左臂折向脑后用手摸索一阵才把它揪出来，不管它伸胳膊蹬腿就推开窗子扔了出去。

接着，我在整个家打转几圈，出于自嘲，以及对自己的惩戒与警示，就拍了张乱七八糟的照片，顺便配了几句打油诗：满头油光，神经紧张。字字便秘，心里发慌。顾不得丑，能上了墙。非李莫愁，偏要学样。考不上博，就太荒唐。想了想，还是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愿望与苦衷，所以又写道：人人都在吃饺子，我在案前啃书本。炮仗吵得火三丈，扭大音量听 LeeSSang。小年没吃芝麻糖，就要神仙去告状。听听苦逼的情况，兴许明年能考上。

刚发到朋友圈，评论就一个个来了，搞得手机相当忙碌，不堪负荷。这些消息我看了一个小时也没看完，看着看着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其实大家并不关心我家怎么脏我怎么凌乱，而都被“考博”两个字紧紧拽住了视网膜。

2

朋友圈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其实若要坦白一点，里面大概至少有一半人算不得朋友。此前我从未发动态情况上去，我不乐意生活被不相干的人窥探。况且，自己的生活情况，是朋友的话总会多少知道一点，再加上，我没有小孩要去晒，也对转发各种养生时政资讯没兴趣，必看……你不知道的……平时也能看到。

说是这么说，我自己也有时忍不住偷窥一下别人。比如说邱品瑞。邱品瑞是我的高中同学，有那么一两年还可以算作是好友。但是现在，

我们已经有至少七八年没见过了。我隐隐约约从她的微信中可以看到她老公开了家公司，最近换了辆好车，她后来念了上海大学的研究生，女儿参加了幼儿园的户外亲子活动等等。邱品瑞的微信上全是老公孩子和上大，没有她自己，略微留了一点悬念。在我印象中，她是个穿花上衣的女孩。这么说是因为邱品瑞上高中的时候柜子里的衣服都是碎花，颜色偏蓝。墨蓝、湖蓝、海蓝、天蓝，似乎能搜刮到的蓝色她都会买。但是，现在从她女儿的装束上看，这个强迫症并没有带出来。

我集中恶补邱品瑞的信息是因为她不断地在我的微信上留言：考博？考哪？导师是谁？什么时候上？她的追问简洁有力。我其实对别人过于热情的打探有一点抗拒，所以当天晚上没有回复，谁知道第二天她就打来电话约我见面。

我有时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要省，哪里还顾得上和别人打什么哈哈，所以我拒绝了她的要求，不过人情世故我也未必完全不懂，终究还是在电话里把她想要的信息一股脑泼了过去。反正见面的原因不就是为了互通消息，哪里还有花时间洗头洗脸抹点BB霜涂点蜡笔小胖的必要。

我讲了半个钟才完成和她的寒暄，突然她问我，你有没有去求什么算什么？我在电话这边呆了半天，仿佛疑惑该不该进入邱品瑞的异世界。想当年我们毕业时多洋气，接触到的只有基色斯克瑞思特和玛利亚，释迦牟尼的世界真的远之又远，现在我还不知道求神拜佛时究竟要干些什么，就被邱品瑞忽悠着去看一个大师。

老实讲我有那么一点心动，尤其是邱品瑞说她当年考研究生的时候就是问过这个大师所以很灵验，接着我又想到一个当年研究生同学在五台山请神的邪门事，所以也有一点心痒的意思。但是紧接着我就又想到，自己假装洋派了那么多年，遇到事就说上帝保佑，好像也真

有那么几次就保佑了，这下子又要去求别人，是不是不太好呢？而且佛祖也不是好惹的。当年我的研究生同学就是因为如愿进了高校却一再拖着没有去五台山还愿，如期生了一场大病，现在还落有病根。虽然是彻底信了这么一回事，但她此后再没敢问佛祖要过啥，怕自己担不起。

所以我想了又想，拒绝了邱品瑞的好意，我想我大概还是去问问金学者门下的那个女博士比较靠谱。邱品瑞似乎有点失望，但是也不强求。我不知道她现在那么发达是不是跟找了个大师有关，就像我不确定那么多人说安利纽崔莱能减肥一样，我心有戚戚，却不敢尝试，我骨子里就是一个无底线的胆小鬼。

3

2008年，我研究生毕业。说实在的，我真适合穿那件硕士服，我把帽子戴得服服帖帖，简直艳压群芳。那会儿我们和一群博士生一起毕业，他们穿着一身大红袍子，各个老态龙钟。想起来当时我还真有点儿瞧不上这些人。

研究生刚入学那会儿，我们和体育系哲学系的博士生在一起拼了个口语课。那一阵子恐怕是我接触博士最密集的一段时间。当然，也不排除×大博士含金量之低，所以我很笃定自己应该是不会继续念下去。在中国，似乎越读书就会越笨拙，我还想保持在一般笨的状态。

体育系的博士多数是壮汉，孔武有力却总觉得有一点尼安德特人的模糊轮廓。他们看到艺术系来了十几个小姑娘简直要摆出飞蛾扑火的作态。我们中间的大多数，都被各种搭讪与吹捧，这些壮汉简直使出全身解数参与进入相亲大会，可谓饥不择食。有一天我正在无所事事地往口语课本上画一个我自己都认不出什么玩意的糟糕一团，突然